

粉墨登场

《傀儡梦》长篇纪实系列小说

黄鹤逸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墨粉登场

- 《傀儡梦》长篇纪实
- 系列小说
- 黄鹤逸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 FEN MO DENG CHANG

粉墨登场

黄鹤逸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 字数：406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570册

ISBN 7—5378—0191—6

I·193

定价：6.50元

RK95103



作者近照

楔 子

卢沟桥事变，千百万优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淞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大江南北，到处是抗日的烽火，初步改变了过去节节退让的局面。然而，历史却决定要走一段迂回曲折的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上午，日本侵略者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了诱降条件。于是，历史的长河里出现了一股浊浪翻滚的逆流。

被迫接受抗战的蒋介石，眼看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和上海相继沦陷，首都南京又处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正面临战与降的选择。他接见陶德曼之后，经与妻子宋美龄、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张群、第四集团军司令陈诚、中央航空委员会代理主席宋子文、私人机要秘书陈布雷等人研究，决定接受日本提出的诱降条件作为和谈停战的基础。但是，他们又慑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谈只能暗地进行。因此，蒋介石先后派外交部日本科长董道宁、亚洲司长高宗武、日苏情报科长周隆庠秘密赴日，与日军参谋总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中国课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会晤，就不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不赔偿日本损失两个问题讨价还价。可是，以近卫文麿为首的日本政府态度十分强硬，不仅一点不让步，而且认为蒋介石没有和谈诚意。他们一边对中国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南京实行大屠

杀，一边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发表和谈停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那么，日本要以谁为和谈停战对手呢？多田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已明确表示，是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

本来，在正常的社会发展轨道上，汪精卫这样的人物是搅不起很大的波澜的，但中华民族的进行轨道忽然魔祟侵身似的向外扭曲了那么一下，却给予汪精卫兴风作浪的机会。突然的政局巨变，常常会使政治贪婪者的私欲得到满足。汪精卫自认是孙中山的继承人，长期为自己曾两次从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主席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屈居于蒋介石之下而耿耿于怀，正想凭借日本的势力东山再起，读了日本的对华声明，真是喜从天降！他立即与妻子陈璧君、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兼汪精卫的高级秘书曾仲鸣、交通部次长彭学沛、法中技术学校研究部主任褚民谊、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春圃等人商量，只要日本支持汪精卫在中国主政，日本提出的诱降条件一概接受。

在蒋介石的营垒中，也有一些人因被日本的对华声明而弄得懵头转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本是投降论的积极鼓吹者，现在他满以为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便暗地倒向了汪精卫，成为汪精卫牵制蒋介石的暗探。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宣传专员梅思平、国防最高会议副秘书长主任陶希圣和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也暗地倒向汪精卫。他们都以蒋介石给予的合法身份，为汪精卫投降日本效劳。

汪精卫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派陈璧君和陈春圃秘密赴广州、桂林、昆明和安南河内，拉拢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副司令兼第十二集团军司令余汉谋、军委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云南省主席龙云、已故参谋总长朱培德的遗孀赵慧君。他们之中，有的出于与汪精卫的私交而碍于面子，有的早已与日军暗中勾结，有的为陈璧君的游说所迷惑，或应付式的表示支持，或诚心实意的表

示拥护。

蒋介石见日本支持汪精卫在中国主政，惶恐不安。他为了牵制汪精卫不去重新组织新政府，又让汪精卫当了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参政会主席，并派戴笠进行一次威胁性的暗杀，把与日本特务有过联系，曾在袁世凯窃国时当过内阁总理的唐绍仪杀掉，以“杀鸡给猴子看”。但这些，丝毫不能动摇汪精卫的投降决心。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守。十一月六日，近卫接受汪精卫的建议，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声称只要蒋介石愿意接受诱降条件，和谈停战“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蒋介石颇有几分相信，以为日本已放弃对汪精卫的支持。这时，高宗武为了全力投入汪精卫的投降勾当，以肺病严重为由辞去了亚洲司长职务。蒋介石则派已暗地倒向汪精卫的梅思平接替高宗武去香港，与日本领事铃木卓尔联系，只要日本不要求中国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他愿意和谈停战。可是，梅思平却接受汪精卫的派遣，与高宗武一道去了上海。十一月十四日，他们与影佐和今井在一所名为“重光堂”的小花园洋房举行会谈，签订了中日共同防共、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内蒙古地区驻兵、赔偿日本损失、日本在开发华北经济上有优先权、日本支持汪精卫在南京或昆明或成都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等内容的卖国协定。

蒋介石因被日本第二次对华声明所麻痹，于十一月下旬离开重庆去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然后去韶关、柳州、桂林、贵阳视察，由汪精卫代理总裁，主持国民党日常工作。这为汪精卫及其追随者逃离重庆开了绿灯。十二月五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由，带领内弟杨惺华、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去云南，为汪精卫夫妇去昆明做准备工作。为了缩小目标，陈公博由成都赴昆明再转河内，褚民谊、陈春圃带领汪精卫的二儿子汪文悌、小女儿汪文恂先行去香港。但当汪精卫夫妇计划于十二月十日带领大儿子汪孟晋、未婚大女婿何文杰、侄儿陈国琦、卫队长桂连轩和曾仲鸣

逃离重庆时，蒋介石突然于九日上午从桂林返回重庆。仿佛晴天一个霹雳，汪精卫等人被惊得目瞪口呆。经过几天细心观察，确信蒋介石的行动与他们的行动毫无联系，这伙乱臣贼子才于十二月十八日上午秘密飞往昆明。在龙云的具体帮助下，第二天下午飞抵河内。三天后，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日华满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进一步支持汪精卫在中国主政。汪精卫如获至宝，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拥护近卫三原则，并表示与蒋介石誓不两立。蒋介石不得已，只好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和撤销其一切职务。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曾经表示支持他的张发奎、余汉谋、白崇禧和龙云，也纷纷发出拥蒋讨汪通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汪精卫的倒行逆施，也受到一些臭味相投者的拥护。原武汉警备司令叶蓬、河北省主席冯治安、第二集团军参谋长杨揆一、国民党中央办公厅少将秘书罗君强、军统二处处长丁默邨和他手下的科长李士群，以及一大批军统特务和青、红帮流氓投靠了汪精卫。为了保卫汪精卫集团，对付军统和抗日爱国人士，经过周佛海和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一番筹划，由丁默邨和李士群负责建立起特工组织。

转眼到了一九三九年。蒋介石虽然给予汪精卫以处分，但还是向他伸出团结的手，先后派陈布雷携带二十万元法币、农林部次长谷正鼎携带五十万元法币去河内，规劝汪精卫回重庆。然而，汪精卫眼看快到手的第一把交椅，岂能以这么点钞票让出去。他明确表示“羞与蒋介石为伍”。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既有对重庆政权有严重威胁而产生的重重忧虑，也有对汪精卫丧失警惕让他叛国投敌而产生的深深懊悔。悔，常常与恨连在一起。蒋介石吩咐戴笠派一批军统特务去河内行刺汪精卫。可是偏不凑巧，在特务下手的三月二十一日傍晚，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夫妇交换了住房，结果当天晚上曾仲鸣做了替死鬼，他的妻子

方君璧受了重伤。

这消息传到东京，可急坏了新上任的平沼骐一郎内阁。他们于四月中旬派影佐、议员犬养健、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去河内营救汪精卫夫妇及其随行人员，然后秘密将他们送往上海，由日本宪兵和特工组织进行保护。

蒋介石规劝汪精卫无效，行刺又落空，见汪精卫在中国主政势必成为事实，因而心急如焚。但他不甘罢休，以金钱买通今井从中穿针引线，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充他的内弟宋子良，与孔祥熙的政治秘书樊光、中央银行秘书姚瑛去香港，与铃木举行秘密会谈，只要日本不支持汪精卫在中国主政，重庆政府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诱降条件。可是，会谈尚未达成协议，却被汪精卫集团发现了。因这次会谈事先未取得日本外务省的同意和支持，经土肥原出面对今井和铃木一吓唬，会谈便烟消云散了。

汪精卫抱着早日建立新政权的强烈愿望，征得平沼的同意，于五月三十日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内弟陈耀祖、香港《华南日报》社长林柏生、原《中央日报》主编李圣五等人，由影佐、犬养、矢野和日本外务省另一名书记官清水董三陪同出访日本。汪精卫等人有兴奋，也有豪迈，但更多的是畏忌：不知日本将以什么态度相待？是对朋友的真诚提携，还是对傀儡的随意摆布？今后的前途又将怎样呢？他们似乎意识到虽然处处是希望，但每一步都有陷阱，因而怀着矛盾而复杂的心情，登上了日本的军用飞机，开始了秘密的、惶惑不安的东京之行。

目 录

楔子.....	(1)
一、卑躬屈膝.....	(1)
二、苦涩中的甜头.....	(21)
三、匆匆北平行.....	(43)
四、对立的统一.....	(61)
五、一场厮杀.....	(79)
六、丁默邨潜入重庆.....	(101)
七、徐珍东京归来前后.....	(119)
八、在影佐特务机关.....	(138)
九、处处仰人鼻息.....	(158)
十、绝妙的荒诞剧.....	(183)
十一、关键的一夜.....	(201)
十二、低沉的开场锣鼓.....	(223)
十三、朱惺公被刺.....	(243)
十四、当德国入侵波兰时.....	(261)
十五、徐珍的真真假假.....	(281)
十六、梅思平在东京.....	(300)
十七、一次谋杀的流产.....	(321)
十八、男装女间谍.....	(342)
十九、侵华总司令来上海.....	(364)
二十、招兵买马.....	(383)

二一、吴佩孚之死内幕.....	(403)
二二、第七次秘密会谈.....	(425)
二三、黄大伟叛变.....	(441)
二四、劝说陈公博.....	(460)
二五、两个亲信的背叛.....	(479)
二六、杜月笙从中斡旋.....	(498)
二七、青岛合伙会.....	(517)
二八、第四次较量.....	(540)
二九、一场名利之争.....	(557)
三十、傀儡登基.....	(577)

一、卑躬屈膝

被阴晦的天空映衬，整个东京城仿佛蒙上一层薄薄的雾霭。一眼望去，房屋、街道、车辆是灰色的，宽阔而平坦的追滨海军机场是灰色的，飘扬在机场上空的太阳旗是灰色的，站在机场上迎接汪精卫一行的人群也是灰色的。尤其是他们的脸孔，灰暗得令人不可捉摸：像难猜的谜，像奇妙的梦，又像深奥的人生哲理。

人们望着这一切，很自然地联想起阴险、狡黠、诡秘、奸诈一类令人可怕的字眼来！

参与迎接汪精卫的一百多人中，首屈一指的要数近卫文麿。这不只是他个头高，显得魁梧英俊，大有鹤立鸡群之气概，而更重要的，他是受天皇皇族宠信的贵族成员，是前任日本首相，现任日本枢密院议长。而枢密院是天皇的咨询、审议重要国务的机关，事实上是天皇制国家的最高会议，他仍然拥有很大权力。这一点，可以从近卫站在机场上那藐视一切的高傲神态，从周围的人不时地向他投去讨好的笑意，或谦恭地向他询问、请教几句什么中得到证实。

此外就是日本外务相有田八郎、外务省顾问川樾茂、三个海军大佐与先期从上海回国的伊藤芳男和西义显，以及百余名海军士兵。

“近卫先生！我受阁下的派遣任驻华大使期间，曾奉命与汪精卫先生秘密接触过，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您十分尊敬，也十分感激。”川樾茂对近卫阿谀地一笑，“今天，阁下亲

临机场迎接汪先生，他一定会十分高兴。”

“也许是这样。”近卫的脸部表情淡如清水，“我与汪先生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们之间有较深的心交和神交。所以，我乐意来机场迎接他。”

由什么人出面迎接汪精卫，日本政府首脑可费了一番心计。汪精卫虽然在中国担任过要职，但已是过眼烟云，由平沼骐一郎首相出面迎接感到规格过高，由有田八郎外相出面迎接又感到规格过低，最后经五相会议讨论，获得裕仁天皇首肯，这个差事就落到近卫头上。大家认为由近卫出迎，既不损日本国体，也使汪精卫脸上有光，恰到好处。

近卫感到刚才说的话语意未尽，又坦率地补充说：“为了让中国驯服地加入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为实现帝国‘八竝一字’

（世界一家）的基本国策效劳，我不仅十分乐意出面迎接他，而且将遵循天皇陛下的旨意与他会谈，进一步落实我在首相任期发布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他饶有兴趣地望了有田一眼，问道：“外务省打算怎样与汪先生会谈呢？”

“不知平沼首相是安排外务省与汪先生全面会谈，还是只就个别问题会谈。”有田显得很亲热，语调温和，“如果是全面会谈，阁下的对华声明为日华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外务省与汪先生会谈，自然会忠实地执行声明的基本准则；会谈的目的，是对一些对帝国有利的细则加以深化和具体化。”他向近卫投去敬仰的目光，“阁下有何见教？”

“与外国会谈你是老手，是里手，也是高手，还是你常说的那十个字。”近卫很欣赏有田的外交手腕，他任首相时，于去年十月二十九日任命有田为外务相。

五十四岁的有田，已在国际政治气候变化无常的外交风云中混事二十八年了。一九一一年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就进入日本外务省任书记官。一九二三年来华，任使馆一等参赞，一九二七

年任驻天津总领事。一九二九年以后历任驻奥地利公使、外务省次官、驻比利时大使。一九三六年任驻华公使，同年任广田弘毅内阁外务相，敕选为枢密院议员。一九三七年广田辞去首相任外相，有田任外务省顾问。去年十月，又出任近卫内阁外相。二十多年来，他积累了一套在会谈中制服对方的经验，概括为十个字：见风向使舵，看水势下钩。

眼下，有田受到近卫的夸奖，很兴奋，甜腻腻地笑着说道：“好！让我们拿这十个字在汪先生身上试试。”

“从影佐祯昭报回来的名单及其简历看，随同汪先生来访的人除桂连轩先生以外，其他人可都有一手，你们得认真对付啊！”近卫提醒说。

“自然不可轻视。但是，他们有种可悲的卑怯心理状态，总认为自己是战败国的代表。这无疑是对我们十分有利的。”有田的微笑里，洋溢着老于世故的表情。

“你真不愧为外交老手！”近卫纵声一笑。

这时，从阴沉沉的天空中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飞机发动机声，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看手表，时钟正指着下午三点。海军大佐须贺鸠次郎雄纠纠地走向按三列式排成的队形，对抱着步枪石俑般静坐在地上的士兵们，手一挥，喝令道：“起立！”他走到正中间的位置伸出一个指头，“向中看——齐！向前——看！就这么站好，准备迎接外宾。”

汪精卫一行乘坐的客机和护航战斗机，在由日本海军强行建造的广州海军机场稍事休息，吃了午饭继续向日本方向飞行。不一会，两架飞机沉雷般地吼叫着，从轻薄的云层中钻出来，仿佛两个得了维生素甲缺乏症而视力受损的患者，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开始在机场上空盘旋，越飞越慢，然后疲惫地停下来。

汪精卫似乎还有点自知之明，想到这次出访，日本政府安排一个外务省次官和几个海军大佐迎接他就心满意足了。当他走到

舷窗门口，站在他身后的影佐低声告诉他，迎接他的有近卫和有田，又见有百余个海军士兵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受宠若惊，一腔血液受惊喜和感恩所驱使，在周身沸腾起来，急匆匆地走下飞机舷梯，像久离家园的游子见到父亲那样，双手握住近卫的右手，连连点头哈腰，脸上呈现出炽热而深沉的感情，没等担任翻译的周隆庠跟上来，便无限深情地用日语说道：“哎呀！惊动议长阁下出迎，实在太感谢了！实在太荣幸了！”

“我受天皇陛下旨意迎接阁下，同样感到荣幸。”近卫把左手搭在汪精卫的右手上，他虽然脸上有几丝微笑，但掩饰不了内心的鄙薄感情。

也许是汪精卫过于精明，又过于敏感，而这种敏感恰是受压迫民族特有的思想反映，因此他的心陡然冷了一下。你近卫是因为出迎我而感到荣幸，还是因为受天皇之命出迎而感到荣幸，或者是因为两种因素使你感到荣幸？他感到近卫的话模棱两可。蓦然，他想起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名言，感到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永远说不通，也永远说不清的事，何必那么认真！又何必自相煎熬？不管怎样，“荣幸”二字能够从近卫嘴里说出来，也算平等待我了。

“前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川樾茂先生曾奉阁下之命秘密会见我。从那时起，我就梦寐以求地盼望拜望阁下，今天终于见到了尊颜，还将亲聆阁下的教诲，真是欣快之至！”汪精卫面向近卫，又一次把腰弯成了弓。

近卫见汪精卫过于啰嗦，而且显得做作，感到有点不耐烦，就指着有田介绍说：“这位是外务相有田八郎先生。”

“阁下出使敝国多年，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实在感到遗憾。今天见到您，感到非常高兴！”汪精卫双手握着有田的右手连连摇着。他转过脸，又在川樾茂面前做出同样的动作，对这个使他投降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个牵线人，显得格外亲切和热情，连叫

两声“老朋友”之后，深情地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噢，贵体安泰吗？”

汪精卫与其他人握手见面之后，由近卫陪同，经过海军队伍时，他心醉神迷地微笑着，不断地向士兵们挥手致意，仿佛耳边响起了由乐队奏出的中日两国国歌声，又仿佛脚下是长长的红绒地毯。已经走过队伍两三步了，他还在得意忘神地挥手，直到走在他身后的周佛海敏捷地拉了拉他的衣角，他才清醒过来。好在分别与汪精卫、周佛海并肩走着的近卫和有田都眼睁睁地盯着前方而没有发现。

大凡每一个有理智的人，不论碰到意外的冷遇，还是碰到意外的礼遇，都是最难忘的。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是汪精卫生活史上最难忘的一天。

接着，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周隆庠和桂连轩等人，由近卫、有田、川樾茂陪同，由八辆日本宪兵驾驶的摩托车护送，驱车去坐落在泷川的古河崇舜公爵的别墅。陶希圣、傅式说、李圣五、高宗武、陈耀祖和董道宁，由影佐、犬养、矢野、伊藤和西义显陪同，同样由宪兵驾驶摩托车护送，驱车去坐落在麻布的前日本大藏相池田成彬的别墅。

古河的别墅是座有石砌围墙的小花园洋房，建筑十分精美。汪精卫等人在别墅的前院地坪里下车后，由近卫等人陪同进入宽敞明亮、铺有五彩图案地毯的客厅休息。大家刚在深棕色皮沙发上落座，三个宪兵就将泡茶、朝日牌香烟和高级点心摆在每人面前的云石面长方形茶几上。

汪精卫兴致很高，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客厅的陈设。粉白色的北墙正中向外，悬挂着用镜框嵌着的裕仁天皇肖像。肖像上方是“八竝一字”的横批，肖像两旁配着“秋日田野间，庵屋初搭就；覆盖草席疏，冷露湿衫袖”的对联。横批和对联，墨迹为行书，生动而凝炼，也都嵌在镜框里。北墙下方，是与墙的宽度一

样的长形三横格玻璃柜子，上格摆着八尊一尺二寸高的铜质镀金罗汉像，铸造精细，栩栩如生；中格陈设着碧玉、玛瑙、珊瑚和各种颜色的怪石，千姿百态，光彩夺目；下格摆着精装的小说、诗文、历史书籍，虽然显得单调，但也楚楚可观。柜子顶上摆着四盆初开的紫红色玫瑰花，色彩鲜艳，浓香扑鼻。东西两边墙上，各悬挂着三幅裱工讲究的山水画，都出于日本名画家之手。这一切，显得豪华而又雅致，古朴而又时新。汪精卫的眼睛最后又落在那副对联上，若有所思地说：“这对联的四句诗好熟悉啊，只是一时记不起是日本谁的作品了。”

“这对联写的是九百多年前的一首古诗，它与横批的含意毫无联系。别墅的主人之所以把这四句诗写在这里，一是主人的祖先与诗作者是皇亲国戚，二是作者与现在天皇的祖先也有瓜葛。”近卫搭讪说，“汪先生再想想看，这诗作者是谁？”

“经阁下这么一启发，使我记起来了，这诗是贵国第三十八代天皇陛下，也就是天智天皇的作品。此诗是天智天皇的《后撰集》中的一首。”汪精卫一副荣耀的表情，“我在东京留学时，曾经爱不释手地拜读过《后撰集》，记得有六卷，真是巨著。陛下生前国事繁忙，还有这么多的诗作，真令人拜服！”

“正因为阁下博览诗书，所以您也很会吟诗。”有田夸奖说。

“外相阁下过誉了！”汪精卫进一步卖弄起来，“陛下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出一幅秋日乡村的美丽画面，在那黄灿灿的稻谷田野中，隐现着点点用草席临时搭盖的简陋庵屋，勤劳的日本农夫在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地忙着收割，有着浓厚的乡村风味和田园气息。”他想到近卫与天皇皇族的亲密关系，进一步夸赞说：“此诗写得朴素健康，立意很高，很有生活实感，这说明作者对农夫之生活和劳动的入微体察和深切关怀。”

“谢谢阁下对天智天皇陛下的理解和尊重。”近卫果然动了